

選後要務：修例防黑金操縱

距離立會選舉投票僅一兩天，接連有七個候選人公開宣布退選並呼籲把選票投給另外一些候選人。這明顯違反香港選舉法例。選舉條例規定，不能用任何手段阻止候選人參選或以涉及選舉經費的手段幫助某些候選人提高票數。這中間有兩大問題：第一，香港並沒有退選的機制，某些幕後人士說，如果有任何損失，涉及公帑的選舉費用補貼，由某個人作出賠償。這就有賄選的問題。第二，爲了選舉公平，選舉條例規定了選舉經費的上限，現在有人利用七個候選人的選舉經費，造成一定的宣傳效果，七個候選人公開呼籲本來投票給自己的選民，投票給某某人，這等如是某某人用七倍的選舉經費，達到了爭取選民的效果。這七個人等於是參選助手，改變公平選舉的格局。這對沒有使用選舉助手的候選人不公平。

黑金操控候選人「生死」

選民對黑金操縱選舉現象非常不滿，認爲是某傳媒大亨自己在密室裏，先對候選人

作了篩選，命令某些人退選，結果是剝奪了本來想投票給這七個人的選民的選舉權。爲什麼香港出現了沒有法制授權的「超級選民」，他的一票，可以抹殺近十萬人的選票？全世界都沒有如此荒唐獨裁的選舉制度。選民指出，傳媒大亨通過捐款，成爲某些政黨的唯一「金主」，就有權對候選人殺予奪，就可在選舉之前一兩天，改寫選舉的結果，剝奪以萬計的選民的投票權。這是個大漏洞，廉政公署有必要着手調查，將賄選和收受利益進行選舉作弊的候選人，一網打盡。

網民「美美熊子」9月3日晚約10時在「香港討論區」發帖，以《「泛民」棄保大揭秘！深喉嚨黑幕真相》爲題，說出自己的「所見所聞」。該網民說有個「密室群組」，包括「禍港四人幫」的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等人。反對派在8月底開會商棄保，其後有民主黨中人請求黎智英促出選「超區」的公民黨陳琬琛棄選，以過票予同區的民主黨鄭俊宇。黎智英則「承諾對棄選者給予補償」，「至少double（雙倍）」。該帖又指出，他們其後又討論棄保名單，如港島保

焦點熱議

陳光南

民主黨許智峯、棄工黨何秀蘭；九西保劉小麗、棄黃毓民及游蕙禎等。最終接連出現棄選鬧劇。網民聲言：親眼所見，操控內幕。

傳媒大亨一直用「捐款」形式，控制了政黨的水喉，組成境外勢力，可直接操控香港選舉生態。這種運作還透過過香港大學的滾動民調作配合。民意調查的取樣數量甚少，每日只採訪一兩百人，可以做手腳作弊，舞高弄低。他們一句「反對派的資深議員可能落選」，「反對派分區直選可能達不到十八席」，「反對派可能失去分區直選的分組表決的控制權」，立即就可以密室會議啓動「下令退選」的機制，剝奪政府選舉事務處批准的選舉人資格，製造其所要的選舉效果。

許多人都認爲，滾動調查和秘密的退選控制，會促使一部分票源流向民主黨的超級區議員候選人鄭俊宇，一部分的票源則會流

向「港獨」的鼓吹者，例如司馬文就公開呼籲選民投票給羅冠聰。

誰都知道，無論是鍾庭耀抑或是戴耀廷，都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有密切連繫。「雷動」開支不菲，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組織三四萬人作爲「雷霆救兵」，並且建立一個先進的互聯網信息系統。據專家估算，「沒有三千萬沒有辦法完成這項工作」。NED可以將數億港元以不爲人知的曲折方式注入戴耀廷的帳戶，資助「佔中」，「那麼，資助規模相對較細小、主要投入在於科技研發的「雷動聲吶」，恐是水到渠成，更不易爲人所察」。

「民主教父」踐踏民主

消息人士還指，戴耀廷今年四月曾赴美國華盛頓及硅谷等地秘密考察了近一個月，「雷動」的幕後核心成員，也正是在此期間「浮出水面」，包括有加拿大國籍的徐向紅和辛智芬，後者曾任職溫哥華法庭傳譯師、加拿大翻譯協會會長，與美加政府關係密切

。辛智芬與「公民數據」團隊關係密切，而「公民數據」成員多爲「Code4HK」核心科技成員。「Code4HK」是由西方某國非政府組織在港孵化的民間數據組織，曾直接參與推動「佔中」；「雷動」的民調系統，正是由具有西方政府背景的「雲閃」公司（Cloud Flare）提供免費網絡安全服務，微軟公司亦免費提供專用伺服器。

「雷動」配上了「民主教父」黎智英，嚴重踐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給香港七百萬華人帶來了無窮的禍害。因此，今後的選舉法例應該禁止操縱民意調查和候選人退選，所有政黨在一年之內，不能接受大過某一個金額的個人捐款，不得接受外國機構的捐款，所有捐款人應該公布姓名，政黨亦要在7日限期內，公布捐款者名單和金額。候選人參選後，不可以自己或透過傳媒說要退選，並推薦另外一個候選人，否則應列入選舉舞弊，如果沒有另一候選人的書面同意，應作刑事處分。若有書面同意，有關的選舉經費將會列入得益者的選舉經費。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面臨嚴重「信任危機」

港事港心

馬明瑞

立法會選舉昨日完成投票，投票率、投票人數均創了歷年最高紀錄。從整場選舉期間暴露出來的問題，可以對未來四年反對派陣營的發展趨勢作一個預測。

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由於激進勢力的加強並成功晉身立法會，反對派內部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化情況將持續下去，而內部鬥爭的局面將會進一步凸顯。尤其嚴重的是，反對派面臨嚴重的內部「信任危機」。即有各黨派內部之間的信任危機，亦有對自身政治理想與抗爭道路的信任危機。這種危機看不到在未來四年內可以獲得根本的解決，「碎片化」趨勢甚至會進一步朝「泥漿化」發展。

此次選舉投票率並不如反對派之前所預期，投票數字在七點半之前，縱使較上一屆爲多，但一直都無法打破零四年的最高紀錄。在最後三小時，投票率才些微突破零四年數字。按過去經驗，投票率越高也就對反對派越有利，因此，這一數字很難說令反對派及其幕後勢力感到滿意。過去所期待的年輕選民大增，並未令反對派派選獲利。可以說，整體的香港民意是在朝不利反對派的方向發展。而在選舉之前的明爭暗鬥、選舉期間的互相攻訐，都是在將反對派內部的分裂進一步凸顯出來。

分化依舊 內訌升級

反對派自上屆選舉以來，就呈現「碎片化」的情況，傳統的民主黨倒下、公民黨未能「接棒」，激進團體的「上位」，令反對派有如一盤散沙。而四年來，先後經歷了「佔中」慘敗、推翻政改、旺角暴亂，以及「港獨」亂象等事件，這些都涉及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反對派未能及時作出調整，內部意見嚴重分歧。而在立法會選舉參選「搶位」戰上，在最後階段的「棄保」策略上，反對派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內部「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內部各黨派之間的信任，二是對自身政治理念上的信任。

此次「集體棄選」可以說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五人參與，第二階段是新民主

同盟關永業的宣布。上周五晚「棄選」公布後，關永業還發出聲明強調「堅決不會棄選」，但數小時之後，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加入「棄選」隊伍。爲什麼會

有這種怪現象？根本原因還在於無法擺平各黨派之間的政治利益關係。

激進延續 溝通並存

更重要的是，實際上，關永業周六宣布之時明確指出，他是受到強大的壓力才「棄選」的，並稱這是他從政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同時要求鄭家富也棄選。其意所指，已經是呼之欲出了。這種「棄選」是「心有不甘」，到底是被利誘還是被脅迫，還是兩者兼而有之，相信反對派內部陣營心中已有判斷。

黎智英與李柱銘等人爲了保住民主黨議席，不惜逼使其他政黨退讓，已經激起了嚴重反彈。而這種「集體棄選」更是對民主選舉的嚴重侮辱，是對反對派支持者的愚弄與欺騙。失信於人，再建已難，其長久建立起來的政治道德高地、政治理想光環，一夜之間轟然塌下。信念一失，也就難言戰力了。事實上，即便是「棄選」了，反對派內部並沒有因此而更「團結」，相反，各大地區直選的內訌、互鬥、搶票不斷升級，對待同陣營候選人已與對待建制派無異。這就是「信任危機」的最直接負面影響。

來屆立法會反對派將呈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民主黨、公民黨以及激進團體，這三種勢力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制衡，但總體而言是內部制衡大過合作。因爲各黨支持者的立場已經決定了該黨的政治路線。例如，民主黨只能走在「溝通」的道路之上，公民黨既不溝通又不主張暴力，而激進團體則只有極端一條路可走。這根本就是三條南轅北轍的發展道路，難以荷合。而縱使反對派在特區政府或梁振英議題、「拉布」議題上會有各種合作，但到了根本的決定自身政治利益與前途的重大議題上，很難有互相妥協的餘地。因此，未來立法會激進言行必定會進一步增加，但主張與政府繼續溝通的反對派亦會同樣存在。

政情觀察

楊堅

回顧過去一個多月的競選過程，有三點值得重視的啓示，前兩點關於反對派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最後一點關於香港選民（居民）。

在一個多月激烈的競選過程中，所有參選的政治團體、政治競選論壇等形式，宣傳各自的競選政綱和口號，較具財力的還採取了宣傳車巡遊街道的方式。從中看到了他們所言和所思。於是，關於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兩點啓示是：應當如何發揮《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應當如何思考香港前途和命運？

立會競選過程的啓示

面對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過程中暴露的上述現象，香港選民（居民）做何選擇？答案最終由九月四日投票結果提供。需要注意的是，在競選過程中，香港社會表現冷淡。原因大致有三：

選民對前途的迷茫

一、是競選過程沒有形成具吸引力的焦點。反對派原定以「ABC」（Amour but CY Leung）即反對梁振英連任行政長官爲焦點來爭取民意支持，然而，特區政府禁止若干「港獨」分子參選有效地轉移了社會焦點，反對派無法如願。另一方面，建制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也沒有提出一致的競選政綱和口號。總之，缺乏類似前三屆立法會競選兩大陣營圍繞政制發展問題而展開針鋒相對較量的氛圍。

二、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處於最爲關鍵的歷史轉折點，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卻普遍缺乏引領香港實現這一轉折的思想能力和政治能力。在建制派中，有的只是籠統表達香港必須打勝這一仗，有的將重點置於遏制反對派在下屆立法會中「拉布」的這一固然不可謂不重要，但是，或者較爲抽象，或者不夠完整、不夠有力。

三、是香港的外部環境處於空前全面深刻而急劇的轉變，香港居民（選民）普遍陷入沉思，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也普遍表現得惘然。

總之，第六屆立法會競選正值香港居民（選民）對前途和命運深感迷茫之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卻普遍顯得無能爲力。

資深評論員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在特區政府禁止若干「港獨」分子參選第六屆立法會前，《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被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理解爲鼓吹「本土自決」和「港獨」都屬於「言論自由」，應予保障。在若干「港獨」分子失去參選資格，要求遏止「港獨」的社會輿論日益高漲的背景下，以「言論自由」爲「港獨」辯護的聲音明顯減弱。但是，在「言論自由」保障下，另一個現象格外顯眼，這就是：第六屆立法會反對派候選人所發表的競選政綱和口號之低劣，爲歷屆立法會競選之最。

由於未代港督單方面推行一九九四年區議會

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

是自暴其短？